

四

書

按

稿

離婁

離婁章

按此章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別要論政多

重心此章注重法當分四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合法無以成治自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天之力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

離婁節

按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弊道字對仁政說指其蘊蓄

運用于心者心言須知堯弊亦是借說言雖堯弊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又師曠之能正五音自其聽耒師曠之得擅其聽又自其能以六律正五音耒也

今有節 按上言治不可無法故此緊承不能平治者正以不行先  
王之道故也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意 又仁  
關本于仁心詞意不平

徒善節 蔡氏此釋上兩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在上句見  
徒善之弊與徒法茅章內故曰皆從上面新說不拘古語

不愆節 按有下節推言先王立法之善數此節只宜在後人遵法  
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若何盡善便碍下文愆就太過邊說志就  
不及邊說過字分應上愆忘引詩正取不愆忘以見遵法者必無  
過耳

聖人節 按此節不止言聖人立法之善是言聖人立法之意也此  
聖人又在離婁師曠堯舜之上三踐有大小無賓主 慶源謂皆  
聖人所作是一統說也但心思既竭從何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

蓋靈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繼字之妙仁覆天下註補後世尤于上下文緊切

為高節 翼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剛逸而有功不因則勞而無成此之不辨為得為智

是以節 翼註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未有臣民胥被其化意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現之臣民胥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布於衆靈

上無節 按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換一句是通節之綱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而不依也而不信字由無道法未謂其昏玩視而不信也 又上是君下與君子是巨朝是朝廷之上指內臣言工是各衙門指外臣言無法守是法度繁亂無所遵守

君親放縱而不守法則與犯義相碍君子若兼指君言則犯義又與無道揆相碍矣 按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又道外無法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也

城郭節 按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此節上下與上節下不同上無禮兼君臣下無學是小民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與賦民即奸民 又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有條有理度曰禮皆有繩尺可守則曰法曰度

天之能 按泄者者忌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堅直也泄猶宿不徒刻字正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忌緩悞事之罪也義主斷主宜若逢迎若沽名皆非義也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四或悻都是進退無禮處

責難節 按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敬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張侗初急緩既從未嘗積誠盡力而遂棄之但知歸過于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此不但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詩曰泄、佞云、偕、還未痛切

規矩章 吳因之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遍說下提只歸到法堯舜上故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

規矩節 因勉錄聖人、倫之至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平庸只要將聖人說得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故至字

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擬至字只是的、確不可移易之意言外

便見人當充<sup>法</sup>舜意

欲為節 按欲為君二句猶云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也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且而已矣之意充舜而下不少賢君賢臣如何便說慢君賊民蓋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僅以是為法即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即未能如充舜而志不可不法充舜也

道二節 按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受之理惟此三仁字似是心

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 又上文兼言事

君治民此專指賊民者而言省文耳名之而出厲遂是泛說而周

出王厲王亦在其內

殷鑒節 按此節註中出厲則專指周之出厲言

三代章 摠此承上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從天下說至庶人却以諸侯為主三以字最重正得失興亡關係處上二節變仁不仁下二節單就不仁發論提醒全在惡死亡三字是因其所惡而進以強仁也

三代節 按仁不仁各薰心與政說以仁以不仁是已然效驗次節所以內亦含不仁是將來勢所必至廢興存亡連說正見間不容髮意天子不仁節是承上文說仁而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恒必由之則可見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出于不仁則皆可以致死亡可惧之甚也

發人章 按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畧能仁者發治效未臻而徒責望於人要之非人之過必已之有未至也惟反其仁智教而已矣能反則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于人而無益孰若求



之已者隨感而隨應哉

愛人節 按此非惟不尤人且若借以為吾之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憊此是何等心腸 又知明睿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上見得三反字不徒空：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意三人字指臣民言

行有節

呂晚村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端即在身正內節：要

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引詩只重自求不重永言 張彥陵行

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不過即是三者中無時無處不反求故下一皆字天下端者以仁智礼原在人心：同此理故可必其端然亦不重在致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不必外求意

恒言章 呂晚村此章原承身正而天下端說來三句魚貫而下身

字本黏家說定但一氣讀下則盡是皆以身為本意已隱然在言外

按恒言是常言不是恒人之言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

為政章 按巨室當與有世臣之謂參者就世萬懋貞公尔忘私者言人主惟不得罪于天地不得罪于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為不得罪於巨室故既能服巨室自能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德教只是以德教人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

天下章 張彥陵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以為政于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 呂晚村孟子得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乱而已首三代以後之天下皆以強弱大小為斷可見孟子之說精 翼註小

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說德以所  
蘊言賢以其人言大小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

天下節 翼註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所  
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亦為勢所不得不然 蒙引此節  
總論理勢以見人當聽命于天上三句提起倒重無道一邊 按  
天心仁愛原要有亂治無亂的不論有道無道能盡人事以自強  
便是順天此暗伏通章意

齊景二 按引齊景雖証無道之夫亦見徒恥不能自強以起下諸  
侯不能自強者絕物即是逆天涕出句只為下恥字作引耳 按  
此不是要他不恥受命全要他恥受命而自強不恥受命以順天  
而實逆自強似違天而實順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自強  
順理之當然先師作先輩者

如恥節 按師文王句尚虛仁字在下節必為政於天下不惟化小  
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此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  
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節 張秀陵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過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  
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逆論其理三句皆孔子之言

呂晚村此章原為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強者言故無敵二  
字須照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

今也節 按今即就小國言引詩只重誰能二字以見不可不仁意  
不仁章 按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摠要嚴疎他受  
言聽諫意

不仁節<sup>三</sup> 按首節言失其本心而不可與語忠言使舍自取意下四  
節乃承言之也孺子之歌全是無心可以二字是水之可而非孺

子之可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二斯字  
重有便見自取之意

夫人節<sup>二</sup>

按此兩節摠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取曰自伐見世主  
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教於天

梁紂章

吳因之此章是以歎動之詞感發諸侯之為仁故主意全

在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四句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  
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  
至誠惻怛真寔為民意思出

梁紂節

按夫天下邊輕借以引起得天下耳與聚勿施即仁也王

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以端為得民心而說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  
術玩尔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節<sup>三</sup>

張考陵三節相連者俱重歸仁意水就下歎走曠是狀其

端仁之勢歸則不待毀而況又有不仁者之毀其歸豈不益速耶  
今天下三字正民欲避之時見不可失此機會好仁即上所云與  
聚勿施是也

今之節 按今之欲王者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慨意七年之病喻暴  
雷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  
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即此便有致王之理引  
詩只證苟不志於仁三句

自暴章 按此摠為暴棄仁義者徹重而自字覓總註道本固有而  
人自絕二句可見次節西人字正明其所自有意自有而自失之  
所以可畏

自暴節 按自暴者是剛惡一邊喚不轉的自棄者是柔惡一邊激  
不起的不可與有言有為是絕之、詞禮義措云道理是通套字

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安宅正路对上文說要見得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不可無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

道在章 按此章是為立教擇術者言上二句是喚醒他歧途下二句是指示他寔地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平道以本体言事即体道工夫大旨謂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以求之遠且難哉不是以天下平為遠且難也 翼註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徐敬緒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按此對致治者言不對學者言

居下章 按通章以誠身為主首節見凡事必本於身之能誠次節

是原其身之當誠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誠身  
屬在悅親是步步進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  
身的工夫天道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之意非指聖人  
至誠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合天如中庸致曲之至誠一般

居下節翼註此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要明善以誠其身須  
以誠身作主朱子誠身是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之身之謂  
明善只是誠身工夫

誠者節按此節總是言理本實而人當實之也思誠二字內亦有  
明善工夫蓋下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一節已括在內但思誠既兼  
知行則脩己工夫已盡于是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按困  
勉錄曰曰脩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專指內而言也此說得之  
至誠節困勉錄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



誠之效則至於無所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不能動然意則歸重在誠一邊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耳 胡氏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也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行為先也

伯夷章 按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之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人之望重在末條且亦不專重養老一邊

伯夷節<sup>三</sup> 按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

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盛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貌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故末節行文王之政當泛說而包養老在內

求也章 翼註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善強兵之

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善善戰之刑

求也章<sup>三</sup> 按引孔子言只引起下節不重強戰善於富國者全在殺

人二字互野盈城一人如何抵得罪故曰不容於死率土地率字

作由字省兩個次之云即次之也第二個次之亦是次於善戰者

存乎章 按天地適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

心適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 又此章為徒以

言觀人者發

存乎節<sup>二</sup> 按不能掩其惡是不能掩其心之惡也正不正兩項重不

正邊人烏瘦哉亦重不正邊不是說人不能瘦說我如此觀人定

不為人所瞞過早聽其言也：字語氣注下不平 按自然然而然

真而無偽故曰良：訓善非謂眸子最善觀人也又須知真偽對

照靈必須以吾之胸中為主

恭者章 按此為時君竊取恭儉之名而發不侮人不奪人是恭儉之實惟恐不順一恐天下信我恭儉之迹而不能順我侮奪一恐天下窺吾侮奪之隱而不肯順我侮奪此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聲音是偽為恭儉之言笑貌是偽為恭儉之態

淳於章 按此章札字只作一經字有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溺避嫌為輕極溺為重出處時守道為重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在

道字上

淳于節 張考陵說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個權字為下諷言張本困勉錄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即是經之義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處言經權之一則全

用其彙集註之精如此

曰今節二 按從權不但見諸侯便有舍所學之仁義而從當時功利  
意後之以道句重道不外仁義嫂溺後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  
可云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已為道援  
嫂者以手援為道如斃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  
子欲手援天下乎 呂晚村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  
見為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大士云天下無道故溺也  
此真透關

教于章 按此章為常人之父子言重勢不行也句教必以正一跌  
正見勢不行處易子而教正以通其勢之所不行也末節申明所  
以易教之故正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為獨得

教子節二 按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反字從愛

字生來忠字猶云非天倫義事也

古者節

二

按易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天不必泥相易意責善即

教之以正離即相夷不祥即忠但上俱反說外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二句帶說責善重父責子遠

事孰章

按只緣事親守身便已括得許多事守在内所以為大：

字以道理言下節然講到以事親為事之本以守身為守之本方是以其功用推暨而言也末二節引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之意只是要為養志之証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

事孰節

翼註事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其身要根體親心

來說蓋身乃親之身也戰：兢：惟恐有失將一身精神念慮無一息不通于親方與下養志相關 吳因之謂之能事親還有許

多順親于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節 翼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的本足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呂晚村此節似只申明上節大字意然界限要分明大字只講包括本字乃推究其真正其所以為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周通方得本字之義

曾子節 按養志不止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故須將上文渾融統括說為妙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体之言

人不章 按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教之于承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觀着格心說雖是以心格

心必先正己心而後君心可正然亦須默用此力一正君一字  
要提起是不必紛：遣間意一正君承上君正說國定承上莫不  
正而推開說

有不章 按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  
者蓋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  
過註觀人一層只帶言 朱子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  
只揀過是的行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之道好豈有此理

易言章 按此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不當待人之責而始  
悔也 直解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  
遂至於憤爭失人與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未遭失言之責而  
無所懲創故也

人之章 按誣人不信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故此章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意字從好字生來

樂正章 張彥陵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于匪人既從子教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教之非玩來見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未意

舖啜章 按正子豈有因子教而干進之意豈有意藉其資糧與馬之便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認得他過弄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舖啜耳 又從來權奸得志小人多輔而佐之者其初不必有深謀陰用恣行其惡之心不過舖啜始焉耳

不孝章 翼註此章專為齊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齊為証也

仁之章 按此章見天下之道原於孝弟下三段示人以体道之功



蓋孝弟切於人仁義由此而出則所謂習禮樂者凡以体之而已  
仁之節 仇澆柱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定在事親  
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時解多作辨明仁義說未為得旨實字當  
對用之廣言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  
實耳 歸震川謂事親從兄非仁義之用不可謂事親從兄之同  
於用而泛為視之亦不可

知之節 按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  
見仁義之定所由全而孝弟之不可不務也 又知即知愛知敬  
之良知常、知孝弟而良知不蔽便是弗去弗去註解守之固須  
知守之固處正見得透要總屬知上說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  
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的文章

不至直率粗鹵是也。若以節文二字分貼，逼不及，尚未密。樂之是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曾比到。音樂上樂到別樣事為樂之實，華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寔。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是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的光景。手舞足蹈是形容惡可已的光景。故樂之寔，只到樂斯二者。佳以下又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不可把下文通做樂之實者，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是樂已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震川先生于節不繳云：仁之至，義之盡，最有手眼。

天下章 按此表舜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摘翻天下化天下，定正與天下悅相形，說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屑，其終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已，益無足言矣。

天下節 按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

舜盡節 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與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曰化曰定持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者而已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兩項雖子與父並言其實重在子一邊

舜生章 按此見聖人心源不約而同舉舜文時地之最遠者以例其餘此即孟子自信道統意全重末節

舜生節<sup>四</sup> 按生遷卒概一生履歷難止言地而時在其中 蒙引非

指行事之指於天下者言 按先聖後聖就舜文推開說其字屬

聖人言迹雖不同而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無過不及者則一而已孰有不如舜文之如合符節者哉

子產章 徐倣絃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後世猶傳為美談其究將竊效伯者之驩虞夫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

子產節 黃淳耀政以利生殺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謂之仁政以別上下上勞而下逸謂之義上逸而下勞亦謂之義此者為政二字妙 按註雖云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 杜公也衆所共由也 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也

君子節 翼註平是極其平妥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平

安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辨志民不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烏得人。○至末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

君之章 按此章總是微齊王當厚待其臣意若忠臣又當別論

君之節<sub>二</sub> 按視是心相視重在君一邊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

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冠仇即舟中皆敵國意齊王引礼見君之尊大意

諫行節<sub>二</sub> 徐敬紘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

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呂晚

村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臣似無干涉然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

恩正是不同 張彥陵只是重一疊有無已之意

無罪章 按士夫固當見幾而作有國者尤當悚然自惕不可失士

大夫之心

君仁章 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章 湖南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

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有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步他的識見大作用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為者大人却弗為此如魯男子之閉不納宜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強人失節了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乱所以說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于路之死於孔悝宜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祭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因勉錄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愚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

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愿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謂非禮之非義而非此章之所指矣

中也章 按此章本為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中是德性溫良才是英氣發露暴之者寬嚴並用但寬之意居多樂字正從養字來養字與棄字相反照

人有章 吳因之程註知所擇非以次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抉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王恭簡凡味道犯義的人其於義所當為或顧私而止或徇人而輟未有能有所為者也若事有是非則知擇其是而從之不敢快一時之欲以犯天下後世之議心有安否則知擇其安而處之不敢徇時俗之尚以拂吾心理義之安則其於所不當為者既不以欲於欲而動則其於所當為者必不以牽于欲而止於其心之不可者既不以徇於人

而作則於其心之所可者必不以沮於人而輟縱或守有餘而才智未及然志節既定則識亦自此而可進才亦自此而可克而有為固未可量矣

言人章 張彥陵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入當別論。

仲尼章 按此為好高之人而發為字訖。就行事說不專指學術。註本分字正解已甚意本分者當然之理于當然之理有所超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一有所加便是已然甚不為已甚蒙引所云依乎中庸者是也。

言不章 張彥陵信果無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吳因之論語義之与比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滯固執者說言不



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以私心盡化惟義所在  
拘執盡融

不失章 按此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  
目能做得大人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誘人使近其字即在大人身  
上說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此指大人之平實非揚  
大人之神奇也

養生章 按此非以養生為鞋止甚言送死之為大耳當字作去聲  
猶今把他當事也者字猶養生之事言

君子章 按深字對浮淺說深造者言探玄極冥直推究到理與一  
毫肯不肯放過意以道是循序漸進無欲速無躡等意深造以道有  
兩層意而意則重在以道上此是自得自字根由自得是效居安  
資深達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數之字俱指

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是為居  
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平時已有其不窮是為資深理得於心  
而觸處洞然臨事泛應曲當是為達原、是萬物各有一原之統  
體一原也

博學章 按此節要省註中非誇多而闕靡一句意蓋學必至於反  
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不能詳說已得審問慎思明辨工夫  
故用力全在詳說、之會通處即是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理  
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章 按此章人字應指諸侯言善原人所同有以善服人便有  
以我形彼意思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于善有涵濡之大  
度有漸摩之久道故有服不服之分末二句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正與上未有能服人意相應

言無節 按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凡言之足以致不詳者皆實也曰無寔不祥甚敬賢者之詞也西寔字相應

仲尼章 按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要學者務實意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尔之下補出人 有實行反至隔斷語氣使章末二句反贅

仲尼節 按混、二字連下讀混、不舍是出之不窮盈科後進是進之有漸放乎四海是會之有歸有本者如是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附震川文天下之水凡皆有從出之地其來也必有所自以洪其流于先而後極其所至之塗而其去也必有所歸以濬其流于後

苟為節 按無本与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故字緊承無本來聲

聞過情雖是說虛名之無定其實是說偽行之無實君子恥之不  
是空、恥便有急、務實意 張孝陵使得名可繼君子遠不恥  
乎況其又不能繼也

幾希章 按人字已庶民君子在內幾希是所性之理人獸只爭些  
是危言非輕言也庶物作庶事者人倫乃庶物中之切要者仁義  
即倫物之理之在心者君子兼帝王師相說 孫淮海幾希之理  
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日察曰由只  
是精一執中

幾希節 朱子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  
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的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  
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按存字着力全主以心存性說君子有  
惟恐不存之心有不自見為能存之心有與庶民並存之、心不

論前聖後聖不論在上在下亦不論為安為勉

舜明節 按不侯格致而表裏精粗一無所疑之謂明不侯推測而親跡上下知無所遺之謂察即其心之肫；於倫物之同源者便是仁即其措之秩；於倫物之散殊者便是義仁根于心而非利才仁義根于心而非慕乎義凡舜之為仁為義者皆由之而不自知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高惡章 按歷聖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但心不可見因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心

禹惡節 按惡旨酒是過絕之嚴以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是延訪之勤以開道心之扁鑰 又虞廷執中以傳心言此只指揚之行政說行政用人是兩項平說俱要收拾到上心去方合本旨 又數求哲人而帝臣不蔽賢如仲虺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

出自莘野之微可也

文王節三按註中西已字兩措字見文王經營企慕之心即是純亦不已靈迹速供兼人與事言聖人德盛仁至精神自然周器朱子所謂聖心如潮水上來無處不到是也須從心体上推勘昆湖文云雖耳目習見而此心之慎以密者惟恐細行不矜以累乎大德對云雖事幾未形而此心之重以周者惟恐先事失圖以貽乎後悔從揖入存心之敬故妙三王世文或層貫禹湯不可併講而思字境界不同不可混講不合但思兼處者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須用另頓不可平說繼曰極形其思之勤待且極形其行之急須用憂勤惕厲大意不可呆講思不是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

王者章 張彥陵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奉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 邵二泉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措為詩歌

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因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王者節 按此節大意云群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而雅詩因之不復作也詩亡是迹熄之証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元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然後字見孔子原非樂於作也使王迹不熄大義見於王者之政教馳令而孔子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固所甚願至詩亡然後作則孔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也

晉之節<sup>二</sup>

按晉之采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筆削之先與晉

乘櫓杭一樣無間王迹之存亡也其事蓋屬於桓文正為王迹降  
為伯功此句最重文即載事之文義字揮括全經之旨 附顧文  
有陽與伯圉以寄王迹而姑存一時之空名者有明黜伯圉以尊  
王迹而特立千古之大義者有時申王於伯令東周衰冕之主不  
至退而與臣下並有時屈伯于王令吞弱併強之君不得進而與  
共主衡此教語最見本領 又義單事文兩項說其事則齊桓晉  
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  
削其文者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章 按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  
而孔子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  
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子承于孔子之後其權愈  
輕其脈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分明要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  
非止善一身已也



君子節<sup>二</sup>

按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重小人遠澤如手澤口澤之澤其人已沒而風味猶存猶水之餘潤而為澤也孔子萬世不磨豈止五世况猶在五世之內則傳道之確可知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無非明王正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脉相承處

可以章 按此章就爭之介在兩可者以明過猶不及之意照註重下二段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徇利烈士以之徇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別其於傷義則一也 又庶惠勇俱屬義中事傷字只畧有玷缺要首得細

遊蒙章 按此為取友而發前後只為辨說首節斷辨之罪下節借形只重在端人取友上端在心術上首

送蒙節 按罪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語

非本文正意以節是罪罪斷案重在孺子身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云合於義也 歸熙甫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

度公言之則為欺君時則為度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子上無敵于下殺其為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笑不然雖此闕可也此說雖是旁解論非本文所重然洵為別解

西子章 按此總勉人自新意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齊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于齊戒則過者宜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

西子節二 翼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久而移 困勉錄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欲求合於  
天人也此言善惡感應之速特為下等人說法耳

言性章 呂龜村從來言性者皆因用智穿鑿而錯孟子言四端便  
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故程子專為智發之  
云正对告子及荀楊之徒言耳不得看作兩極按智是性智而鑿  
則性惡矣孟子于慎用智者之自私而性之不明于天下也故言此  
言性節 按故字兼善惡在內蓋故之因物以見則者其于性為有  
功而其逐流而忘源者其于性為有罪首二句是從故字尋討出  
利字來乃其發端語也本即主字意言以利為主也蓋情由性發  
而情之所動亦有拂其性之自然而愛惡相攻因感而異或相倍  
蓰而無算者此豈得謂人之性本如是乎蓋言性而聽之故者必  
以善端在我隨感而見非有所為而為者是則性之自然也利也

以是為主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何性不明

所惡節 按過至此節當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 又所惡於智二句是本旨緊承上利字來最重本節三智者俱是小智鑿對渾淪者事物之理本無處可容私智今乃妄生意見決與剖微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創造一番議論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禹之行水不是譬喻蓋此是古今一大智之事踈踈決排何嘗無事但因水性之就下而導之難有事而寔無事也若禹之行水句恐碍下且虛說下四句且方實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二句

天之節 翼註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利故而利在其中 按日至冬至之日也凡造曆者必據曆原而以千古歲月日時皆甲子者謂之

上元以為曆始蓋以建子月為歲首算之則甲子歲為氣候之始十一月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此際日月為合璧五星為連珠皆會於子無有盈虧至極也日短至此而極自此一陽生而日漸長治曆者先就今日逆到起初源頭推其未來者始不差于歲指已往說上古日至不止于歲此則大槩言其久耳

公行章

體註通章重札字上是為吾身守礼下是為朝廷明禮佔

地步者以此絕小人者以此

公行節

按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礼父母死赴于

君：吊之

又右師往吊當時必先有先右師而在坐者故有進

右師就右師兩項二句已寫盡勢利醜態孟子不與言兼不進不

就說眾人與言驩不為意孟子是驩所敬重而樂其親已者故不

悅

間之節 按位是站立位次階是班行階有許多衆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朝廷二句是礼文踰階兼揖者與言者必先之以揖也

君子章 吳因之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為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礼只在用上者非以此為存于心下方施于用過至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礼存心者何如

君子節 說統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仁礼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以仁礼存心說到本原上去 又存字不對放字者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礼存心正是異于人處四書脉以仁礼存心即是常存此愛人敬人之心非謂仁礼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

仁者節<sup>五</sup>

吳因之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

目反爲仁禮施于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按仁禮之施是對下聽字說不對上存字說蓋存即存此愛人敬人之心也施是我去愛敬人聽是人來愛敬我一施一報本理之常有人於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言，有人焉乃我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忠不出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不盡便是忠妄人三句非但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佳于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也

是故節按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互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

工夫乃若所憂則有之言有所以用其憂者在也舜人也以下要句：在君子存心上講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存仁義<sup>禮</sup>來且要見

處變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相關如舜而已矣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若一般橫逆都忘了方是釋憂日子君子不患正引之以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禹稷章 體註此章見顏子可同禹稷即陋巷中其有唐虞事業以寓自負之意首二節是叙事孟子斷以同道正推孔子同賢之意以斷之禹思二節正發明同道處末二節特設喻以足上文

禹稷節 按禹稷所處之時洪水衆食天下雖若未平而君明臣良天下已有所賴以平故曰當平世曰過門不入則非過門之時可知三過三不入則必於其外可知孔子賢之者以禹稷所行之道即孔子之所欲行而禹稷所遇之時即孔子之所欲遇也

顏子節 按陋巷箪食重裘不重安貧要想他閉戶獨樂光景王觀濤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乱世便見顏子當脩己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

同道三

按禹稷顏子出處不同孔子何以均賢之蓋以其道之同

耳道公之可以濟天下私之可以樂一身私非聖人意也地也故禹稷急於救民而顏子不然地不同也易其地則皆然矣出而克齊之君顏子宜憚于勞入而悅之夫子之道而悅禹稷豈不能樂此節錄明文三節大意已括

今有節

按聖賢易地皆然只是各當其可兩妙字最為圓妙上文

且勿露此意

呂晚村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已

說明二節正喻顏子之是以知如是其不急提結明大意耳

通國節

休註此見衆惡必察意重設心二字律其罪於世倫之外

原其於自責之中所以解通國之議所以解其父之怒所以免章子之孝無限妙用

通國卽 摘訓三箇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情四肢則不能顧博奕  
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子父卽 按子父責善是子責父善此是正言匡章不孝處為父所  
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其妻而逐其子也是則章子已  
矣摠承責善自責而意說 呂晚村末一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  
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是逐他本  
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就是不絕他不是取他亦已不容  
之答

曾子章 張考陵居武城是居鄉居于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  
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因人地球之意與地以人重之意無干先  
生字名字亦屬下文論斷眼目

曾子節<sup>二</sup> 按志在心敬在貌而或曰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

去可守則守內斷于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 又上節摹他遠害

情景一去一反有漠不相關意下節見一去之間所係之重如此

同道節 按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者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

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曾子理不當與雜子思理自應

守死心中從不存利害兩見各行其是而已

王使章 按此是視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偽意、此是孟子初至齊

時 翼註堯舜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目於人道有虧

故不若堯舜而見堯舜之異耳堯舜實不遠於人也

齊人章 按此倪求富貴者情狀之可恥指出所以求三字含無限

醜態在內又不實說破他只借齊人作一樣子一箇人幻作兩個

人刻畫如画由君子觀之句重是於熱鬧場中以道眼喚醒他

齊人節<sup>二</sup> 按當時鷄鳴狗盜之徒皆為上客如齊人一輩與富貴往

來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晚村驕字從他妻妾眼中看出未  
觀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觀之驕通身都是乞兒相矣。富貴之  
與乞人其情形敗露有何分別。迨未至以乞驕又驕術之一變也。  
翼註妻妾必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羞羞者人之良心。  
今人迷于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輕勢利而無苟  
求之君子方肯得透耳。

萬章

舜往章 翼註通。章以怨慕二字作却。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

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

舜往章 按有未慕而不得則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此二字已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認以為怨親。

父母節 按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違長息則云。吾不知亦是疑其怨親。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識。不重長息。不足以知聖人孝子實指舜說。供為子職。緊根着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

勝討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  
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昊天於父母也

帝使節

按上文只說往田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

慕不惟號泣於往田之時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且若可以自適  
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  
自徵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然胥天下是與之相視天下  
使為相也遷之是又使之為君順於父母即前言諭親於道四岳  
薦舜既已蒸艾又何以云不順蓋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  
不然舜視頑嚚有一分未格便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  
婦即歸根之根人本乎父母不順父母便無歸着此最形容舜迫  
切之至情出

天下節 按上節說舜之事定此只就上覆說一番以推舜之心定  
有如此蓋舜之憂因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父母而解此處已  
見得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為大孝耳

人少節 吳因之末節贊其異于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  
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 呂晚村少艾  
妻子仕君大孝亦有之不是屏棄一切專去慕父母也語語正要  
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更親切

娶妻章 翼註此章摠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  
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徽象為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  
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此其所以  
為聖人

娶妻節 按告則不得娶正答不告而娶之問不詳所以不告之意

見告之不必泥也。仇怨謂爲父母所仇怨，非仇怨其父母也。

舜之節 張考陵、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愚瞽，逆己之命。

只恐舜不敢逆親之命，不若大家相安于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如此。程竹山瞽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瞽也。

完廉節 翼註象憂亦憂二句，寬說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談蓋爲憂懼，陶爲喜講完二句，方我去今日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歸重喜邊，与下文僞喜相應。陳大士象憂而舜死矣，舜非憂其死，象之死其兄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兄也。

然則節 晚村於子產口中要見得校人摹寫之真，於校人口中要



見于產聽信之易翻覆者未只是可欺以方一句耳 馬君常象  
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  
象來乃以弟來耳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  
種真切念頭有感即應之妙

象曰章 按通章槌見舜愛弟之仁封之者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  
者亦是善全其親愛之仁外註仁至義盡不並重

象曰節<sup>二</sup> 按四罪而天下咸服只要說舜之有罪必刑：必當罪以

啓封象之疑耳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之民矣罪句  
相對仁人固如是三句一氣讀意雖重在流毒有庠然語氣却是  
說他不仁公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舜處弟之厚  
親之欲其二句自是合下如此至封之有庠方斟酌出曲全之法  
敢問節 徐岩泉舜象最厚當時一切政事皆吏代治固是使不

得肆惡亦是保全他况無事權羈絆又得時常來朝欲其時常來朝者亦有意在不但是欲展觀之情蓋朝廷禮法所在忠孝誠敬俱見於此舜不忍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寓薰陶之意耳按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豈得暴彼民哉正谷有庫之民奚罪句雖然一轉見舜不特為民計者甚詳而其為己之欲見其弟計者亦至切及貢以政即五年述職也五年是常期述職是政事舜欲常見象故不拘此限

語云章說統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句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揖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曰尊之養之則稷之分更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

語云節蒙引盛德之士至友：予皆是時人語盛德三句古語本

意是言盛德于臣即君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末節孟子之意  
時人錯解引來為責舜張本言士雖盛德必不得屈君為臣屈父  
為子見德不勝分都是說舜不是處若說德盛雖君不得而臣之  
雖父不得而子之則与下有感銘哉俱買不去 按堯老句已新  
蓋非臣了堯典以下只是證此一句三年二字宜連上句讀堯老  
舜揖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

舜之節 按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者為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独  
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子不重意非意  
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云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  
也或置身于異代以俯仰其景際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  
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于言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跌  
真精神默相迎合處 吳因之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說孝子

之至節承既為天子說然辨舜不臣瞽瞍其最著實處全在孝子  
一節

孝子節 按此節大意云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吾以為舜為天子  
正所以尊養其父耳孝子之至四句泛說為天子父四句就瞽瞍  
說 呂晚村至字須從無準則處看出準則句：要放得活到到  
底有未盡愜之意乃佳 按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  
便是尊養之至處尊養俱是一段真精神故曰孝思引詩只重則  
字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為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  
不必贅承言話頭不必靠着武王

書曰節 按祇載以卒時言見瞽瞍變：齊慄以見時言末句緊跟  
上一句說言制令者父而幹旋在子非父不得而臣何巧語翻案  
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堯以章 按此章德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意而詳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究其所以為天則聽之民蓋天下能與則能取能取則  
能奪故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全把天下結到民歸上故以  
太誓終之

堯以節 麟士當時以傳子為德哀傳賢為盛事皆借禫受為口實  
故孟子直斷其無此理而歸之於天且杜奸確窺竊之心矣 按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不能二字內便含天與人與意註天下之  
天下即是天下人心之所在但表明言耳

天與二節 按天非諄之命章豈知之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以言  
授為示以示字代命示字甚明以下主事主祭觀之俱屬事上但  
事莫不由身而出則行固在其中所謂出身加民也

以行節 按本說薦舜于天而并曰暴之于民正從民心聽出天意

天受民受謂受堯之薦暴非受舜也暴之即使之為相揖政顯示  
斯民將君臨之意也

敢問節 四書脉所謂薦暴而受事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唯有  
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  
天顯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者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  
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 按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  
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

舜相節 因勉錄朝覲訟獄之歸本于二十八載之久其理固然  
此節却分為二節意對說二十八載之久是就氣數上說朝覲訟  
獄之歸是就民心上說不必合為一段若下章則就民心上推原  
到天命又稍不同

泰誓章 吳因之以民歸為天與其說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証泰誓

而申决之全要見得民歸為天與可鑿、可據之理若第言天似涉矯誣實証之民則確有可據此正聖人心爭光明正大處

德業章

翼註此章以禹益為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叙

事而未新剖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  
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  
之君賢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  
相應 徐自溟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  
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道賢之賢  
也如啓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啓是也成王是也子  
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肖而  
非不肖者朱均是也太甲始而顛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怨艾則

亦敬承之啓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与舜禹爭而上承父之讓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是比也此不肖而非不肖也

德衰節 按否言無是爭也不然則為此言非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遼 高中玄堯舜傳賢非視天下重于己子之說天下與己原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爭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爭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則與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 困勉錄禹與舜之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此無庸議矣但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安其舊習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况在廷諸臣如皋陶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



天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未始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可召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為一身利害計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況此又難以夷齊之遯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之亂矣又自昔者舜薦禹于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天宇

丹朱節 四書脉丹朱至未久此兩章段只宜在民心上說舜禹並二句摠括上來作過文末方露出天宇兩不肖只不如堯舜勿太說壞啓賢稍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心法相傳只是箇敬奠之為而為又推開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皆限於氣數謂之命以天為主命字正見天之實落在人處故朱子云天如君命如命令

匹夫節 按此二節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又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爲益之例不重 又必若桀紂句要見得不輕廢意總要見得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独一益言外便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独一禹蓋引商周相類之爭以推明之益見禹德非良也

伊尹節 按相湯致王言其德可有天下嗣君顯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太甲則丙士之二年四年天若但之三年聽訊天若啓之句：要見天與大甲意二年四年還指各立年數說典型即仁義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采

周公節 唐士雅伊尹述其事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

尹二節本借容形主而猶之于夏又借主形容可見古人文法處  
幻處

孔子節 徐儻綽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  
也惟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桀是一般心其以天  
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 張考陵義  
者宜也維合于禪可見維之心不殊於禪之心字也禹非德表明  
美重維遺

割烹章 按此章樂堯舜之道固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  
民皆是樂道作用然不可以首節樂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  
首節是就窮養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况辱己以正天  
下乎是就達施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  
末節復引伊訓為証見得伐夏救民在所必有則割烹要湯事在

必無 吳因之孟子辨割烹全把堯舜來壓倒好事之口蓋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

割烹節

呂晚村伊尹以割烹句有兩層時人撰此語專為自己卑

污苟賤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義不見諸侯規諷 按耕

於有莘節首二句見他祈繻之正下二段是即其樂堯舜之道之心以想像他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 附明文萬作前幅云

堯舜可治世亦可治身無二道也堯舜得道而達吾得窮道而窮無二樂也雍容揖遜有餘造也安知世有寵辱之端俯仰日用有餘閑也并忘身在夏殷之世 後幅云流俗之所素驚賢智之所忽動常在天下千駟而尹以道義置之賢智之所不矜庸愚之所敗壞常在一介而尹必以非道非義防之蓋道論其非則天下千

駟不大於一介道嚴其是則一介取與不較於天下千駟

湯使節二 按上節觀湯之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嗚然亦不是感湯聘之殷蓋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豈若三句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非為身與君民事業功名起見

天之節 按此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斯道即所樂之道知字淺覺字深尹梁堯舜亦居知覺之後但對堯舜言則為後對湯言則為先也予天民三句是聖人一片赤心奉天直下不徇己私并不徇天下是何等擔當何等敬畏若一涉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

思天節二 按思天下之民五句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寔其事總為下况辱已以正天下張本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真是萬物一体之心自任天下之重言

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久大。按孟子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為辱身賤行而始進不正者必不能建奇績於天下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維持世道處吾未聞二句要重省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独于尹而疑之重與不去上

吾聞節 按前路節：可證無要湯事却無一語說明至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伊訓節 按引書正見尹正天下大關節處這等功業豈劉京者所能愈可証其不要 又放伐之爭湯猶自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如此可見他膽極大力極確唯其見得極到故敢如此

於衛章 按通章斷孔子不苟主重義命二字次節處常三節處及末節舉現人之法見必無苟主之理然大意只重次節

於衛節<sup>二</sup> 按孔子主癡沮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次節首句提

起引弥子正與癡沮相形此有命專指衛節之得言後有命泛指  
齊祿之得不得言：由孔子之言有命者觀之可見孔子之為人  
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礼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不  
得則曰有命蓋進退決之于己而得失則付之命如此三句語氣  
一直說下見凡人以氣數為命聖人以礼義之合不合為命苟不  
合礼義便是命該退与不得矣

不悅節 按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驟乘二事微服正聖人達權處亦  
正聖人安命處當阮句重主司城二句言主於魯為宋之司城而  
諡為貞子者而其時則貞子造為陳侯名周者之臣提出臣字便  
見非癡疽侍人之倫

吾聞節 按所為主即速臣所主即近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

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百里章 按通章辨莫無干主之爭議論都是無中生有中節敘事末節斷語其斷案只在百里莫不諫一句內看出智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賢智二字是通章眼目

百里章 按此是戰國時人之言為此說者必謂恥辱之事賢者不妨為之乃敬借莫以自附會非為奚惜也孟子開口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蓋追溯流寓人未歷下文多少事故都要於此三字中見之方妙不諫句見得百里莫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

知虞節 按智見其知所不為賢見其品行必高下直提賢智二字破空立論 又通節六段文字當以首一段為主次段三段四段



以知默知廢知與分後二段以末一段為主上一段只吊起以存其業耳 晚村出脫百美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只反覆推明此一句耳須要頓跌得此句透

伯夷章 張彥陵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端重聖之時又後明孔子之所以異端重智字上

伯夷節 按聲色二句是耳目之所接不苟非君二句是身之出處不苟橫政二句是廢常之不苟與鄉人三句是蒙暫之不苟當紂三句總承上文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此數段只散：說去不必如上孟一段漢一段

何事節 按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二句是因其言而狀其行天之五句又述其言而推其故思天下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一串 說統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

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堯舜之民意也  
見他自任

柳下節 翼註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衆處之和鄙寬以量  
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  
人之意 說統此由立朝說到居鄉提是不分尔我不惧世說之  
意此正忠之寬處敦處

孔子節 按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此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  
三聖不可語此意久速處仕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故上  
孟用四則字有决斷意此處用四而字有圓活意

聖之節 按上文只是叙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人惟於天理人  
心無毫末未當處故謂之聖：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聖之下  
加清任和時四字正見孟子辨析之精蓋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是

所獨也。倒說便非時字。要分者合者。合者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秋冬夏無所不有。分者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須。知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中節之和。序陵云時妙於循環者。大德之教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

大成節 按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者。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者。謂之集。雖承三子既來。要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人小以爲大也。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就祭上說。勿夾入正意。金聲玉振。重在金聲上。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金主於發揚。故祭之初作藉。之以開其始。則凡以詠以間。而十二律之度数。所以宣天地之和者。自此以交作。而條理始矣。玉主於斷制。故樂之終闋藉之以

收其韻則凡既和且平而十二律之齊量所以蓋性術之變者自此以畢止而條理終矣始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知周萬物在于未應事之先者亦其事之所由始終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行無轍跡在於既應事之後者亦其事之所由終智字要見全覺意聖者字要見全体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聖智字說下節方說得聖由於智又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摠始之終之猶三子各有智聖而孔子能包舉之也

智譬節 按此節智聖二字尚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出聖由于智意須於首二句下先補說必知之真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方履其事然後接下方順智聖始終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

周室章 冀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

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節五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節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者特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當以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貫之

周室節二

按通章以略言爵以位定祿以田分設爵而祿因之爵祿

君臣言班字有等級分明森然不敢僭意嘗聞其略見王制雖滅清議犹存猶可默持天子之統于不墜

天子節

按天子一位句提起天子無爵而爵之所尊也天子高拱

六服承辟于是有公侯伯子男之各一位焉使之錯壤以居以大綱成之義此先王所以朕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君一位句提起君詔爵是爵之所先也各君其國即各統其臣于是有卿大人上士中士下士之各一位焉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責此先王

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此本震川先生文

地方節 按天子之制二句亦提起者曰千曰百曰七十五下總見不可增減意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于天子子即述職意也

之卿節 按此節內外一体見先王公天下之心卿之上有公而此只從卿始者蓋与天子坐而論道者為公而官不必倫則祿宜無定制故斷自天子之卿始 附祝道安文內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御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以公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与蒲穀躬桓同貴所以絕內臣觖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恭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与耳目股肱一体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初心如此

大國節<sup>三</sup> 按祿寢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不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至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可此先王恤下之仁也語類若十鄉祿者猶今之俸祿也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儲財為公用非所謂祿也說約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孫疏王制大國三鄉次國三鄉小國二鄉大夫各五人上中下士各九人蒙引註中田數人數皆以百畝食九人推算上去士與庶人在官者必食九人不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大夫上士中士亦然若君鄉人數或可稍減故君鄉之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

耕者節 四書脉末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中有不同處故又有此節困勉錄所謂同祿之中有不

國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与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 按章內祿足代耕凡三見而此以耕例之隱然見封建始于井田之意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蓋代耕之義上通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極地耳

問友章 說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末節把尊賢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于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晉平帝堯正以古之不可挾貴者立箇尊賢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

敢問節 按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蓋疑是体敵之事上下不得交相友也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挾是不是挾以驕人即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即是挾



孟獻節 蒙引此條不必泥張註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  
相對說蓋獻子之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德也  
按下半節四句一正一反俱說五人之忘勢而意實重獻子祭與  
忘勢者友則獻子之不挾貴者自在言外人多泥首

非惟節 按節友摠是友德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中正是尊  
子思類跋處

小國節 蔡氏入云六句正午公之不挾處最重以下漸其未至是  
摠一章轉閉語于不挾貴更進一步與共天位等正友德盡頭處  
非欺平公也

舜尚章 按孟子本意是以貴為差等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  
至舜尚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為然  
也雖天子亦有之

用下節 按此節等上下之交而一之所以明士之重也明文翁作古之明王有以一人臣天下而不為泰又有以天子友士而不為屈者矣彼明王者有見於義之一也古之賢士有時于事天子而不為屈卑亦有時于為天子事而不為傲者矣彼賢士者亦有見於義之一也

交際章 四書脉此章以事道二字為主意孔孟之時候王不親若過為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從臘較之心無非委曲為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時顧為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

交際節 按交際暗影諸侯下文說恭就賜者之心言何哉一問章之意以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上去看見卻之卻之者其念頭

來得不好卻之為不恭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就卻觀者自家見得如此

請無節 按交際照取字者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按者何如以道是有名禮即其中節文一事說二句通章斷案在此斯字直截正對心卻者許多曲折

今有節 張彥陵引禦以為例只為下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足疑詞 翼註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薛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今之節 按猶禦數句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子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而義雖是兩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可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道盜若他常論之畢竟諸

侯不是盜也。徐自漢義之為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  
不嚴義之為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可不寬。四書脈獵  
較魯之舊俗，子亦獵較，只是隨他去，不禁止他講獵較，見是取物  
不以禮者，方與文賜有闕，若但云同俗便不切。

然則節。按非事道與跟上獵較來，且混。說曰：事道矣，獵較見獵  
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云：且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  
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之兆也。三句亦  
見其為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事道。此一節  
大旨。又為之兆，就簿書推開說。凡孔子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  
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使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知聖道之  
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故不去而留於魯，正欲以隨試，即效者，示  
人以吾道可行之兆也。蓋正祭器只一事，他所行以示行道之兆。

者不止此變至道為東周皆兆於此兆足以行言人已知吾道可行而不行是知而不竟其行而後二字正總、事道不重決去意是以句總承上四句采若淹使非事道矣此就上仕魯而概推所仕之國如此

孔子節 困勉錄通章以交際為主上文即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可卻此節合孔子生平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卻際可是主行可公養是賓 按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仕不可就得太好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 張考陵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之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故卻之以絕夫行道之机也哉

仕非章 仇滄柱艾千子論此章謂乱世之君子而言最為卓識若  
泛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教節便贅士餬口一官或見公卿碌  
碌即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不可 按此則通章口  
氣當云士君子生當晚近抱道野處而貧無以自存則亦有為貧  
而仕者為貧而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閔擊柝易祿之  
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以出位為罪而無行  
道之責此見卑貧之可安立朝則以廢道為恥而非竊碌之官此  
見尊富之難居大意歸結到君子處乱世知道之不行不得已而  
為貧而仕只宜辭尊富而居卑賤也

仕非節 按非為貧暗照行道講為貧見道與時違意註曰有時乎  
便見非仕之常下二句伴說

辭尊節 按居貧是薄祿與為貧字不同愚乎宜乎是於卑貧中又

要擇其所宜居把關擊柝亦不是限定此官只是舉例之詞耳

孔子節 按兩日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會是總算計是分算而已矣三字言即此亦不可曠職然吾之職不過如此此外別無行道之責其所以可居也 吳因之要者稱職與行道異蓋職有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濟康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位卑節 朱子位卑者人責不加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朝則當以行道為仕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晚村孟子此章專為為貧而仕者發即章末一句亦是從為貧者意中惟恐有曠官覆餗之恥故寧辭尊富而居卑貧耳

士之章 按通章大意言士止受餽而不受賜但就是受餽亦須餽

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之大門之外矣豈得謂為能  
養乎夫能養者必如堯之於舜不徒養而又舉斯為尊之極即為  
悅之極耳

士之節 按諸侯失國四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也所貴乎士  
以其有礼而已而敢以託于諸侯哉夫託於諸侯是失國之諸侯  
也非士也此不敢以名分言

君餽二 按餽與賜異者餽是餽送如餽臚餽蒸豚之類本文又轉  
出周字益明賜是賞賜即常祿也與尋常餽送不同託與賜相近  
總是食其祿故不啻賜于上正見不託諸侯處此不敢以職分言  
不識節 按子思見士雖可餽亦要人君餽之有道子思不悅照下  
僕、亟拜但此處宜含蓄臺無餽雖是悔悟却又并廢其禮總是  
不能養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下二節方說明



敢問節 張考陵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于  
賢者必何如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  
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却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

堯之節 吳因之繆公問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  
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 按  
使其子數句前章不同此處句、要點養字上位是上相之位能  
舉方見能養能尊方見能悅、以心言尊以礼言 蔡氏此示人  
君養賢的標的見士不遇此只合守為砥之礼

不見章 按通章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往見不義句為主禮義  
二字是其眼目意只重士之所以自愛而君之處士帶說玩總註  
可見即上章亦當如此看

不見節 四書脉不見諸侯兼未及不求見既召不往見言二臣字

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詞蓋率土皆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未起粟  
征之選者禮只是安為民之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侵下往見不  
義意了

庶人節 存疑上節問義孟子答以禮此言不義而註又云士之禮  
者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失禮故不義不義因無禮而生下  
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翼註章旨不重守分只宜在自重意  
上發揮

且君節 按欲見之三字跟上君欲見之句以反詰之為其賢二句  
章所見亦高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德字兼多聞與賢說而  
多聞與賢只就一人身上說

繆公節 說統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千乘  
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一步曰况可召與是四顧召之則不

往見句勿再粘子思繆公說

齊景節

按虞人是旁証对于思不過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而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帶 又招虞人何以  
通章以虞人為主備言之明旌不可槩用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  
外此庶人不遇以旃士不過以旃惟大夫然後以旌：豈可招虞  
人自宜虞人不往也

以大節 按大夫二句緊接上文提過下又從虞人推出庶人演說  
二句跌入况乎甚有力 說約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矣故曰不  
賢之招

欲見節 張彥陵所謂道即礼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

上文唯君子三字 翼註義者爭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礼有節  
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指出處引詩只証由路而

不及礼者舉此以見彼也

孔子節 焦漪園礼義無定体無定用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礼義  
居官時又以赴召為礼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  
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乎士則未有官職矣可  
以此相律乎

一鄉章 按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  
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  
言外意須分別 說概不徒盡應求于一世尤當即契合於千古  
重後節抵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

一鄉節 張彦陵三斯字不可作當字者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  
友字還是我忝友彼但先能進善故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  
應求的道理

以及節 按又尚論古之人連下頌讀頌讀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  
是尋常頌讀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化於頌讀時加  
一番揣摩工夫工夫不離詩書亦不泥詩書頌讀論世總以求古  
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即格物窮理與身心性命闊通  
適處曰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為一方云尚友此非一世  
之士所能也

齊宣章 按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孟子子所對一出于  
正所以動驕主虛己受善之心

齊宣章四 按問卿是問為卿之道同姓之卿其權重情親原有宗社  
之責者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為重君為輕故行權  
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不諫不聽便去  
蓋以道為重位為輕故守經 四書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

格心不得又須有幹旋調護之法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一起而易之易之不但全我國亦以全我君也異姓之卿至及覆誅之不聽則天命人心到此有非卿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可異君之悔悟罔復非悖：而去漢不相關也